

超越情绪价值 促进情感升华

李 强

坚持“两创” 关注新时代文艺

情绪之上还有情感,还有对情感升华、价值沉淀、境界提升的深层次需求。化用网络流行语来说:刺激人的情绪千篇一律,打动人的情感万里挑一

“情绪价值”近年来成为网络流行词。网络综艺主打情绪陪伴,微短剧、网络小说因为情绪“爽点”密集而让人沉浸,网络主播擅长输出情绪、抚慰人心才会“涨粉”……这看不见摸不着的情绪,弥漫于网络空间,似乎万物皆可情绪价值。情绪价值的流行说明了什么,又对新大众文艺发展有何启示?

情绪价值本是营销学概念,指的是顾客在重视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实用性等“硬性”

翻开何南《号角》的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了一声穿透岁月的号角。这声音带着血肉的温度,从1935年的黄浦江畔一路奔涌而来。这是一部关于聂耳的作品,又不止于聂耳;这是一首叙事诗,比小说更锋利,比散文更炽烈。作者用文字为聂耳塑像,而这座塑像的底座上,赫然刻着四个字:“赤子之心”。

《号角》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体裁——长篇叙事诗。在当下,诗歌似乎已被圈定为“抒情”的领地,叙事的功能常被小说垄断。作者偏偏选择用诗的形式还原聂耳的一生,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

聂耳的故事像一串密集的鼓点:昆明甬道街的贫寒童年、上海十里洋场的挣扎、北平风雪中的求索、日本鹤沼海岸的陨落……这些片段在作者笔下并非平铺直叙,而是被提炼成“意象的闪电”。比如写聂耳母亲彭寂宽的傣族歌谣:“那傣族风味浓郁的音符,把一个个夜晚擦得温暖而又明亮。”一个“擦”字,让母亲的歌声有了触感,仿佛能摸到旧时光的毛边。再如写《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音符载着你的夙愿,自1935到未来,点亮民族高远晴碧的天穹。”诗的凝练与跳跃,让历史不再滞重,反而有了飞扬的韵律。

聂耳在《号角》中是一个多棱镜式的人物。他是天才音乐家,是左翼革命者,是“拼命三郎”,也是朋友口中的“辍子”——总能精准夹出时代的病灶。书中最动人的段落之一,是聂耳在明月歌剧社的蜕变。他本可以安于“洋吹鼓手”的安逸,却偏要写文章批判靡靡之音,哪怕被斥为“忘恩负义”。作者这样写他的决绝:“当迷惘占领普通人梦境之时,你用乐声唤醒钟声。”这里的“钟声”是双关,既是艺术的警醒,也是聂耳内心的钟摆——始终指向抗争。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鹤沼海滨溺水,年仅23岁。作者没有渲染悲情,只写:“海浪滔滔,痛断肝肠,面面相觑。”仿佛连海浪都在质问命运的残忍。但紧接着,笔锋一转:“从此,就冷落了深爱的琴弦……但聂耳以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他已经来过。”这种克制的抒情,反而让遗憾有了令人动容的重量。

作品的尾声是一曲多声部合唱。当《义勇军进行曲》被刘良模在淞沪会战纪念日领唱,当任光在巴黎组织华侨合唱团……作者让这些片段如蒙太奇般闪回,最终汇聚成一句话:“这首歌的每个音符,都何其有力、何其响亮。”

这就是《号角》——它不仅是聂耳的传记,更是一部关于声音如何成为武器的史诗。聂耳的音乐之所以不朽,正因为它从未脱离土地。他为码头工人写《码头工人歌》,为卖报的孩子写《卖报歌》,为抗战写《义勇军进行曲》。他的耳朵始终贴着大地,听清了“民族的积贫积弱”,也听清了“山川日月”的愿景。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号角》的面世恰如一场跨越时空的呼应。创作于民族危亡之际的《义勇军进行曲》,曾像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激励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而今,这激昂的旋律依然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回响——它是天安门广场的晨曲,是奥运赛场的战歌,是每一个中国人血脉中奔涌的奋进力量。作者用诗意的笔触告诉我们:聂耳留下的不仅是音符,更是一种永不停歇的精神律动。

话剧《洋麻将》——两个人的戏剧,40年的沉淀



图为话剧《洋麻将》剧照。

张向红

李春光摄

话剧《洋麻将》最后一场谢幕时,主演濮存昕将手里的拐杖扔出去,结束了为期两周的演出。这一切,似乎台上台下因剧情而积郁的胸中之气得到了纾解和释放,全场掌声雷动。

《洋麻将》出自美国作家D.L.柯培恩,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久演不衰。1985年,北京人艺首次演出《洋麻将》,夏淳导演,于是之、朱琳两位艺术家演绎,开创了北京人艺大剧场舞台上“两个人的话剧”先河。2014年,导演唐烨,演员濮存昕、龚丽君接棒复排此剧。今年是《洋麻将》在北京人艺落地40年,本轮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成为近期舞台热门。

濮存昕在《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一书中描述了两代演员演绎《洋麻将》的不同心路:“是之老师和朱琳阿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还没有普及养老院,所以很自然地会从揭露社会问题角度,带有一些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让这个戏突出了悲剧感。而现在养老院已经不是新鲜事。我和龚丽君的表演,更突出了个性对立,有了些轻快的喜剧感。观众会时常为两个人的冲突发笑……我突然发现,于是之老师当年演这个戏时还没到六十岁,可我已年过花甲。”

之前看过“于朱版”舞台录像,尽管画质并不清晰,但还是惊叹于前辈演员的功力。彼时中国人对养老院这种机构相当隔膜,两位演员在没有相关生活体验的情况下,成功地让一个陌生的故事与观众同频共振。台词有几句刻意又丝滑的“在地化”处理,角色魏勒与芬西雅某些时刻恍惚就是北京胡同里的大爷大妈。

如今,我们也面临着老龄化社会的一些问题,代际之间的情感沟通障碍、社会原子化导致的疏离,也实实在在地困扰着当下的人们。不得不佩服编剧的笔力,他精准地抓住了衰老带来的行为和精神上的变化。男女主角本为躲避探亲日“无人问津”的尴尬,却在消遣的游戏里异常认真;生活已经让他们习得了巧妙掩饰、看破不说破的技巧,但说破的时候则直奔软肋直击要害。特别是濮存昕扮演的魏勒,粗暴、幼稚、刻薄,令人厌恶,但又让人难免生出“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的喟叹。

濮存昕被许多人亲切地称为“濮哥”,如今,他的年龄已经与剧中人基本同步,有些状态也不必使用技巧去接近。濮存昕与龚丽君,这两位多年搭档的演员,不仅在《雷雨》中奉献了“周萍”“繁漪”的经典形象,也在《洋麻将》中奉献了属于他们“人书俱老”的表演,不输于他们高山仰止的前辈。

最后一幕的处理让人惊艳,具有一种电影摄像推拉摇移的效果。气息败坏的魏勒打烂了牌局冲了出去,舞台布景开始徐徐旋转,场景从室内来到室外,灯光也由柔和昏黄变为刺眼直白,和主角

看台人语

网络纪录片《人生海海》

火锅店里 有故事

夜幕降临,城市另一面的故事开始上演。网络纪录片《人生海海》讲述了北京一家连锁火锅餐厅的经营日常。店长、员工、食客,形形色色的人们相互交织碰撞,绘制出五味杂陈又暖意涌流的人生图谱。

创作者将火锅店重新定义为故事空间。点餐的交谈、传菜的吆喝、杯盘锅铲的碰撞声与鼓点明快的背景音乐交织,紧张的工作节奏带动观众一同打起精神。员工之间互相倾诉,对着镜头分享生活感悟,食客也把心事吐露。小小的火锅店容纳着人们的故事

和感情,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个切面。

因门店经营未达到业绩指标,店长被替换,令观众唏嘘。而另一面,工作的成就感也不是仅凭数字衡量。美甲师通过不断修炼技能实现自我价值,顾客给五星好评、攒上10万块钱、报一个美甲培训班,都能带来幸福感。正如片中所表达的:每一次选择和努力都导向无数可能。在平凡岗位上奋力生活,一样熠熠闪光。

手持摄影的摇晃镜头、略带口音的画外音、少有雕琢的语言表达,使本片成为一个“非典型”纪录片。这种充满大众文艺质感的表现方式,恰如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普通人真实生活的大门。当片尾字幕缓缓滚动,观众也将回到自己的生活之路,拥抱眼前生动的人生。

(苏 展)

艺海观澜

中国科幻并未离开传统文化的根系,却也在科技的雨露中生出新的面貌。这种古今交织的奇妙质感,使之在仰望星空时始终保持着大地的厚重,在构绘未来时始终回响着历史的涛声

不久前举办的中国科幻大会上,北京首钢园中一条金色机甲风格的“长城龙”十分引人注目。这条融合了传统图腾和未来科技的艺术作品,与科幻作家王晋康在大会上的发言形成精妙呼应:“中国科幻的本土特色并非自我设限的壁垒,而是与世界对话的桥梁。”一龙一言,共同勾勒出中国科幻在当今世界文学中的独特面貌:当五千年文明与未来想象交织时,必然会在世界文学版图中映显出别样的轮廓。

在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起步相对较晚,但近10年异军突起,备受瞩目。这固然与科技进步催生的时代语境息息相关,但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即作家们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表现出充分的文化主体性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最终形成了独属于中国科幻的深沉与浪漫。

在这份独特的叙事中,我们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不断显影,古老智慧也逐渐映入未来,这是对中国传统哲学创造性地阐释、嵌入和外化。循着这条独特路径,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突破了西方科幻中社会极端形态的构建和人类最终命运的想象等常见框架——一些作家总是流露出一种不假思索的决绝,他们不加分辨地丢掉一切文明与过往,随后一头扎进吞噬万物的时间黑洞之中。许多中国科幻作家选择了另一种姿态:站在未来回头看,努力把中国传统哲学的根也带到未来。在《生死平衡》中,中国传统的“平衡”思想显化为医术,成为拯救人类的终极答案;在《三体》中,当人类已无希望,主人公依旧执着于将整个人类文明镌刻于石墙之上,颇有钱穆在抗日战争期间撰写《国史大纲》的气概。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译,中国智慧和民族心理被升华为宇宙尺度的文明自觉,成为破解未来困境的思想密钥,为科幻叙事增添了区别于西方的文化维度。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也被不断重塑,在时空折叠中焕发了新生。这类符号与意象氤氲在中国古代文化之中,古朴又神秘。当它们被置于科幻语境时,便产生了一种奇异的远古科技感和时间折叠张力。陈楸帆在《匣中祠堂》中将传统木匣、祠堂等符号与虚拟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符号成为沟通生死之事的发生地。梁清散在《不动天坠山》中直接将唐朝进行了科幻化架构,一部武侠历史小说由此坠入了另一个时空,冰冷的机械感被植入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脉络之中,颇具想象力。何夕的《异域(之)六道众生》则是将现代物理概念与六道观念对应起来,极具野心地通过定数来阐释无常,以一种充满悬念的方式完成平行宇宙的构建,形成了“玄”与“不玄”的对立统一。

站在更宏阔的创作坐标系中审视,中国科幻的突围之路仍在延伸。一个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正悄然裂变而生,在其中可以完成对传统思想的现代阐释、对中国古代神话的科技重构以及对历史褶皱中人物与事件的钩沉与改编,力求从不同维度拓展本土科幻的叙事边界。作家们也无需固守“硬科幻”和“软科幻”的教条定义,而是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预言”能力完成传统与未来的嫁接与融合。在这个过程中,科幻作品的文学性也会愈发突出。

离开中国科幻大会奔向下一个目的地,那条金色的“长城龙”依然矗立在首钢园区,这也许是中国科幻的最佳隐喻:它并未离开传统文化的根系,却也在科技的雨露中生出新的面貌,一往无前地飞向漫漫星汉。这种古今交织的奇妙质感,让中国科幻在仰望星空时始终保持着大地的厚重,在构绘未来时始终回响着历史的涛声。中国科幻正以独特的文化自觉,在世界文学舞台上讲述着文明传承与未来想象的中国故事——这既是对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诠释,更是一个文明体在科技时代的自我言说与精神超越。

改编的创新尤其表现在增加了“鹿仙”这一意象,不仅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线索,而且以丰富的肢体表演,折射出复杂的情感,成为理解剧情主题的重要符号。在舞美设计上,旋转舞台将场景有效切分,让观众更好理解和融入时空交错的叙事表达,不断变换的场景也展现了人物内心的焦灼与犹疑。如果说悬疑电影的乐趣就是让观众沉浸其中探索答案,那么舞台恰恰要竖起“第四堵墙”,让观众抽离于具体案件,体味更多深意。

(孔泽鸣)